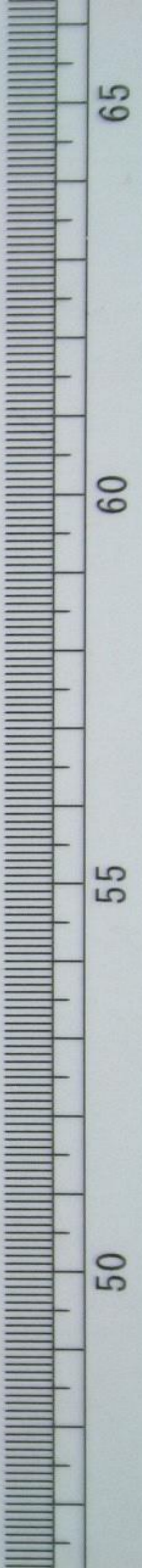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韞藏錄

四

113
907
4



4 13
號 907
卷 4

韞藏錄

韞藏錄目錄

論辨

論敬義內外考

兵法論

辨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

討論筆記

序

鬼神集說序

大學全蒙擇言序

大正十五年二月
花房仙文郎氏寄贈

韞藏錄

韞藏錄目錄

四書便講序

道學標的序

王學辨集序

易學啓蒙講義序

靜坐集說序

筆記序

跋

跋講學鞭策錄

跋朱子行狀

跋排釋錄

跋養子辨

跋蓁蕪辨

書讀書錄抄後

書永井行遠自警文後

書稻葉正義文後

雜著

楠正成墓石說

讀周子全書

甘肅亭叢書

韞藏錄目錄

筆記

與山中德剛

與永井行達

示學者

示二三子

示二三子

示諸生

書齋壁

董仲舒惟講畫像贊 應豐田信貞需作

勵志

甘雨亭叢書

輿載目錄

三

剛齋佐藤先生傳

先生諱直方。姓佐藤氏。號剛齋。或曰。無此號。又題其所居曰峯松軒。父某。初仕福山侯水野氏。于備後。先生乃生。宏濶穎悟。眼彩射人。十六歲始讀書。寬文庚戌夏。與永田養庵偕至京師。聞山崎闇齋倡學。往謁焉。闇齋不肯。明年冬。再請得見焉。闇齋叩其讀書何如。先生曰。四書六經皆已誦讀矣。因問使四方。乘安車。語出何書。先生不能答。闇齋曰。在曲禮。禮之初卷。且記不得。烏得爲誦五經。顧養庵曰。年少從學。予尚早。且退須務誦讀焉。後一

年復詣闇齋。時鵝飼真昌在坐。有携二程全書者。乃令先生讀之。先生讀頗滯澁。闇齋又命真昌。真昌高聲讀序文。不蹉一字。讀畢評之曰。明人之文。浮靡可厭也。闇齋謂先生曰。讀書如彼始是。先生益摧屈。然資性英發。徐答云。小子嘗見浮屠誦一切經。建立堂塔者。未必至佛界。小子則志在作聖。何必以該博爲闇齋大奇其言。先生曰。小子爲學旣晚。不欲多觀書。宜熟讀玩味四書小學近思錄。以適實用耳。自是受業闇齋益堅苦。闇齋喜其志切。嚮異最至。每爲論說。必先令先生討論。一日

經書相規過失。又倣許氏月旦評。品第人物。倡勵生徒。或私擬策問。以試書生。設經史論題。以命文。月率以爲常。延寶癸丑。京師火。延及書堂。百物蕩盡。先生唯橐古義一部而逃。僑居于京極大恩寺。先是母里村氏患膈噎三年。奉養慎至。未嘗一日懈惰。肥後侯厚聘禮而招焉。先生辭以待養無人。母臨終合掌禮謝孝養之篤。視者感涕。明年父亦死。服喪通前。凡四年云。爲人寬厚和緩。不疾言遽色。不設城府。不修邊幅。未嘗爲迂僻矯激之行。以取駭異。而人無少長。接之以誠。及其大義所關。

雖誘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。以是德聲日隆。四方之士過京者。不問學不學。莫不願一識其面。聽其講。投刺來謁者。凡三千餘人。一日有大石良雄來侍其講。睡而不聽。衆皆匿笑。先生曰。小子勿妄謗。以予觀彼。非庸器。必能堪大事。後果然。嘗謂諸葛孔明霸者之臣耳。豈王佐之才乎哉。或問曰。子當路于蜀。則孔明之功。可復許乎。先生曰。人各有能。我不能爲孔明。孔明亦不能爲我。古之宰相。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。我亦將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也。其立志如此。而作文專宗唐宋八家。

成美事耳。十五年冬。赤穗遺臣。襲吉良氏殺之。天下莫不稱其忠。其翌跡部光海詣先生曰。義士復讎。先生云。此賊耳。何得爲義士。自是諸儒聚訟。辯詰多端。或曰。先生不取義士。恐後人無興起者。先生曰。民之象變。好是懿德。又奚憂。寶永丁亥。東都兩砂三尺。都下洶洶。先生馮几自若曰。富岳火矣。果如其言。享保三年。遂辭侯。餽周遊京師及江之彥根。勢之長島。尾之名古屋等邑。先生之在京師也。三宅尚齋致書於稻葉迂齋曰。佐藤翁。齒德兩尊。仁義忠信。不離於心。先生聞之曰。彼亦長一

格價矣。彥根侯井伊禮待先生。如列國會同之儀。先生固辭。唯不辭乘轎到廳事砌下一事。曰。老夫若顛躓邸下。恐煩有司也。先生自奉頗豐。日飲醇酒。雖對公侯坐。久不復端坐。談論如涌。聞者忘倦。嘗謂人曰。敬案最妙。善蔽盤坐。長島侯增山一見聞其論談。歛衽讚述。先生沒後。每話及先生。歎曰。古往今來。誰得比之。其爲王侯貴人所慕如此。閏十月。歸東都。復客于厩橋侯。或謂曰。昔日先生之遊京師也。會故人慰舊情乎。先生曰。否。余樂與天下英才談。不喜老物攢眉尤悔者也。明年春。去

侯邸。僑居于神田紺屋街。先生不嚴師弟之禮。嘗云。吾且爲慕來者講書。此爲友生。豈師弟之云乎。但從遊日久。則稱呼以爾汝。自如師弟耳。今之學者。多不信其師。而師自尊大。可笑之甚。聞齋後唱神道學。而毅然不惑者。獨先生及綱齋尚齋三子而已。八月十四日。進講於唐津侯土井。疾暴作。侯命以肩輿送還。且賜人參二兩。令稻葉迂齋護視。遂不起。卒年七十。男就正繼家。論曰。或云。先生快活脫洒。洞見道體。其講書也。析妙理於言表。至於訓誥事實。則略之。使人知聖學之要不在

此也。然至論先儒學術。肆口譏彈。不假借。頗似少溫厚之意。以余觀之。先生之於仁齋。猶陳清瀾之於陽明乎。責其異學。實出不得已。豈徒好譏彈人者乎。但其如駁赤穗義士。排許魯齋及朱舜水。抑亦僻也。朱子有言。橫渠高處太高。僻處太僻。先生亦橫渠之流乎。

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

韞藏錄

備後 佐藤直方著

論辨

論敬義內外考

友部安崇作敬義內外考。而排國技氏之敬義內外論。使川崎某求予批辨。因述其大槩。以與之云。

夫經傳內外之二字。有以己與人言者。有以本與末言者。有以志與氣言者。有以心與身言者。有以家與國言者。

者。看以中國與夷狄言者。其餘猶多不遑悉舉焉。讀者就其所言而考之。則各有當而不可亂也。易文言。敬義內外。此乃以心與身言者。而程朱明說。不可移易矣。往年敬義先生講近思錄爲學敬義內外。有身爲內家國天下爲外之說。當時門人或信或疑。信疑相半。辨論紛然。至爲學友之爭論焉。予時偶有疾。不侍于講席日久。同友之徒。日來問內外之說者衆。予亦以先生之說爲非。辨之不止。由是遂得罪於先生。不出入於師門者幾二年。淺見安正不得已。而著敬義內外說。以發明程朱

之正意。而解釋學者之疑惑也。今讀孔孟程朱之書。而其文義曉者一觀之。則不待辨詰。而可以自識其旨。何疑之有乎。國枝氏之敬義內外論。得程朱之旨。而所引證亦皆當。但恐彼未聞居敬窮理用力之端的。則議論之間。有不要約功實者焉耳。友部氏欲排斥國枝氏之論。作敬義內外考。然其論初不對值國枝氏所論。唯泛歷舉諸書內外說。強爲身內事外之證。終無就敬義之內外。而詳論之。則固非辨論考證之體。而於主靜持敬之方。亦可以見其平日欠講究焉。請更深考周程張朱

甘雨亭叢書
之書而識得道學名義之大端。可以左祖於程朱之門矣。孟子不云乎。五穀之不熟。不如萁稗。吾輩豈可不思之哉。甲午仲冬日。書東武寓舍。

兵法論

孟子曰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。皆不爲也。又曰。善戰者服上刑。又曰。今之所謂良臣。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。不志於仁。而求爲之強戰。是輔桀也。又曰。春秋無義戰。又曰。有人曰。我善爲陳。我善爲戰。大罪也。孟子之言已如是矣。今事兵術者。皆得罪於孟子。而劍術

者流。又其下屬也。我邦由神武造業之初。而君相士夫。皆以戰陳功伐爲上策。而不知聖賢之大道。先功利而後仁義之弊。人人皆然。其沿習之甚。遂以楠正成。爲有知仁勇之德。以源義經。新田義貞。武田信玄。豐臣秀吉之徒。爲武夫之表軌。常帶刀劍。以爲日用不虞之備。則其所志之域。可以見矣。一儒士言我邦武夫之所尚。又有不必同於異邦聖賢之道。而張皇之。以誑初學輩。亦可悲夫。予嘗與或人論曰。我邦亦有可稱聖賢之人也。我邦之爲學者。不資於中國聖賢之明訓。則初無所折

三
三
衷於義理之中正。而其所尚者。特資質之所得。與風土之氣習耳。何足以貴之哉。况市店商賈之徒。又下此一等。其俗習之卑賤。固不足以掛於齒牙乎。世儒識此義者。蓋鮮矣。可慨嘆焉爾。一日學友講會。及軍術兵器之事。因告之以此云。享保丁酉仲春誌之。

辯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師序

送浮屠道香師序

此文蓋倣韓退之送浮屠文暢師序而作。然其立言命意。悖戾淺陋。固非儒者之言也。夫韓子未爲實知

道者。而其衛正排邪。自以爲己任。雖躬遭竄謫。屢瀕九死。而不以爲悔。如佛骨表原道諸篇。歷歷可觀。而其送文暢詞。如溫籍含蓄。而其意之嚴凜。不可犯。今仁齋之送道香也。始終本末。未嘗少有關正之旨。而動似涉含糊調停。以取悅於彼之意。使韓子聞之。則亦失所望必矣。

余少時甚好學。忘寢食廢百事。唯學之耽。不爲名進。不爲利務。立則見其參于前。居則見其迤于席。凡至于飲食談笑。出入應接。野遊郊行。望山瞰水。暨聆里巷歌謠。

觀市上戲場。觸機隨事。舉皆靡非吾進學地矣。
其然。豈其然乎。

自以為吾性愚魯。百不足稱。然於好學一事。雖聖人亦不敢讓焉。其自信之篤也如此。

夫孔門三千子。獨以顏子為好學。而又嘗曰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不如丘之好學也。則好學之至難可知。况自稱自許。至有雖聖人亦不敢讓之云。豈學孔子者所宜言乎。

夫愛類於己者。而惡異於己者。人之同情也。無擇於親疎遠邇。苟聞好學而勤勤有成。則注視傾想。欽仰嗟歎。若聽空谷之足音。若在遐荒而逢故人。忻忻然有不勝其悅者也。雖浮屠醫方異端小術士。有嗜學務業。斬然特起於眾者。心竊慕焉。將以麾之。奚敢以異視。

既愛類于己者如此。其惡異於己者。果何在邪。釋道香師博學不厭。遍讀大藏經。譚玄理。津津如也。又深嚮吾聖人之道。自詩書語孟。以下至於閩洛諸君子之書。靡不涉獵探討。講磨切劘。以究源委之所自。豈向所謂嗜學務業。斬然特起於眾者。夫非斯人乎。夫非斯

人乎。

夫深嚮聖人之道。而究語孟闈洛之源委。此何等見識。何等地位。而問其人。則釋門道香師也。問其所得。則讀大藏經。譚玄理。津津如也。是安不爲天下後世戲笑之資。而虛美妄譽。佞佛到此。是豈儒者之所爲哉。

然近覺宋儒之說與孔孟之道有差。聞予講古學。而遠來自豐州。質以所疑。予爲剖別其紕繆。以告之。師一聞之。便釋然矣。

讀而至此。不覺失笑。幾不能揮毫矣。

因謂世之儒者。徒咀嚼乎宋儒之語。而未廣涉乎緇林之書。所以不知宋儒之學。本自禪來。

朱子嘗言。佛學之與吾儒。雖有略相似處。然正所謂貌同心異。似是而非者。不可不審。明道先生所謂句同。事事合。然而不同者。真是有味。非是見得親切。如何敢如此判斷邪。此言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。而近時儒者。眼力實卑。氣魄實小。不能見道體本然之全。而察義理精微之實。是以凡吾儒所以語要道者。

才與異端相類。則指摘避忌。不敢以自誦于口。不亦錯乎。抑道香以己爲釋流。而譏宋儒之出於禪。亦可謂不見其睫之甚矣。或渠慍朱子痛辨佛學之非。無逃其情。欲假仁齋以厭之。亦未可知。

惟我能識吾子辨宋儒之繆。實出於不得已。而語之詳。擇之精。指斥疵病。抉剔瑕類。昭昭然。晰晰然。莫所能逃其情。乃孔孟之真傳也。從此相得權甚。

仁齋直存程朱。自以孔孟正脉任。則其自視爲如何。而至蒙異端竺徒之印可。相得權甚。何其聖學之衰也。余又觀其所作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。及語孟字義。彼於大學語孟文義尚不通。何及其理之當否乎。以此妄議程朱之說。無忌憚之甚。

近又將歸于豐。謂予曰。願爲我述一言。以示爲學之法。異端之徒。而講乎聖賢之書。其跡似庶乎善變者。然其心實不在此。特以此爲壘斷之計耳。

予曰。我素寡陋。諛聞奚足以爲子之贈。然問而不告。非禮也。告而不盡。非忠也。擇之在子。詎敢盡言。

孔子曰。可與言。而不與之言。失人。不可與言。而與之

言失言。知者不失人。亦不失言。孟子於夷之。謂不直道不見。而必先辨服其陷墨之非。而後止。今婉語寬說。如此文。則豈止失言。而不直而已乎。

夫自學者見之。固有儒有佛。自天地見之。本無儒無佛。唯其一道而已。

儒者所學。則天地之一道。而雖堯舜孔孟亦儒而已矣。佛乃悖之害之。猶君父之有亂賊。五穀之有螟莠也。然則自天地見之。儒者本然之成名。而佛則虛稱惡物。不可不去可見。今乃兼舉儒佛。畧無彼此辨別之言。至於并以為天地之所無。此特溺襲習俗之故。以儒為專門家流之通號耳。其自媵而無警。亦甚矣哉。

所謂道云者。即天下之公道。而非一人之所得而私焉。雖聖人莫能損益之也。

有於此實見得焉。則識釋氏之乖道。而知與道香謀之非義。何至於計利害徇人情。以貽吾黨之詬哉。吁。其亦不講乎程朱之書之過爾。往者不諫。來者可追。仁齋於此濯去舊學所染之非。而新遷宋儒道學之

矣。則其變故習而反正路。亦不難矣。此區區之望也。
今師生于天地間焉。則當從今日之天地而求焉。勿向
前求之。勿從後推之。捨邇而求于遠。非善道也。厭常而
趨于異。非善教也。天地之間。必有父子。有君臣。有夫婦。
有昆弟。有朋友之交。晨興而夜寐。夏葛而冬裘。雖天子
不能改焉。雖聖人不能易焉。亘古今而準四海。根乎人
心。而通乎物理。是吾所謂一道也。雖佛不能離於今日
之天地而獨立焉。則可知離於今日之天地。而無所謂
道者也。

道已如此矣。而佛則欲離天地絕人倫而獨立。此其
所以得罪於聖人也。今已知如此。而不痛辨之。猶稱
釋氏推其瀾而不已。何邪。

師之道。吾之道。豈有二焉乎哉。又唯其是而已。

此意欲不任彼之非。不拂彼之意。平說天地自然之
本。爲渾厚廣大之言。以誘之自服耳。殊不思彼欲聞
儒者之道。而甘心釋徒舊態。則其不實無志。固亦可
見。而我之告之。已不能刺頂門上一鍼。以衝其膏肓。
則千喻萬囑。徒爲姑息因循。足長其暴棄耳。夫何益。

之有。

吾聞佛之教。以貪嗔癡三者。爲其大戒。雖儒者。犯此三戒焉。則吾不見其爲君子。況於名爲佛之徒者乎。今儒者必欲攻佛而廢之。佛者必欲援儒而一之。如虎相攫。如牛相舐。執戟而相鬪。固壘而相守。未必不相涉此三戒。

此言非常之笑囿也。以儒者之攻廢佛氏。爲犯於三戒。怪言異說。可笑可歎。使孔孟在天之靈聞之。則其憂患何如哉。且仁齋真以彼所謂貪嗔癡三戒。爲吾

儒省察克治之實功。無異術邪。有邪。若有異。則何必附會牽強。爲吾道之汙。以黨于彼哉。必以爲無異。則是亦佛也而已。何望議他人之禪不禪也。夫孟子叙堯舜以來。一治一亂。自以距楊墨。放淫辭。爲承三聖者之功。而其惡邪說暴行之甚。不止于亂賊禽獸之害。其豈有一毫私忿伎害之心哉。蓋其憂道闢邪之嚴如此。而自不容已耳。而今稱承孟子之傳者。顯然以攻佛而廢之爲非。而著之於送佛徒之文。則根本已乖。夫復何言。古人有言。寧可得謗于今人。不可得

罪于天下後世。何可不思哉。

今師之問我。我之告師。從容和寬。意消氣平。問焉無所挾。答焉而無所諱。何嘆之有。

此所謂放飯流歎。而無齒決之問者耳。况道香之於仁齋。不爲無所挾。而仁齋所告。本亦無足諱者乎。倘使佛聞之。必拊掌稱善哉。於是乎書。時貞享乙丑之歲。仲春初六日。伊藤維楨謹書。

仁齋以真儒自名。每譏宋儒嫌於禪學。而今黨佛如此。則拊掌善哉之報。固其所也。嗚呼。聖學廢而邪誕蠡起。其爲吾道害。莫如釋氏之甚者。是則苟有志於儒學者之同憂。而雖仁齋亦吾黨耳。故於此等舉錯。深爲吾道歎惜。而至於感激訐直。取怒於人。則有所不暇顧焉。

友人某持伊藤維楨與浮屠氏一文來示予。予一讀之。駭愕甚矣。固雖不足深論。然亦恐初學者或惑於其言。而輕信邪說。遂一辨批其非。以與諸同志。孟子不云乎。能言距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此後學所當謹守也。貞享丁卯十月十八日。

甘雨亭叢書
討論筆記

或問敬義先生之出處於予。予應之。竊謂堯舜以來。道學相傳。而至于孔孟。孔孟之後。秦漢隋唐。其學不傳。至于宋周程張朱。接其道統。而道學復明於世。朱門黃勉齋蔡九峯。實得其傳。其餘蓋無聞焉。元明之間。以儒名者。不可枚舉。而至其窺聖學門牆。則方孝孺薛文清才見此二人而已。朝鮮李退溪東夷之產。而悅中國之道。尊孔孟宗程朱。而其學識之所造。大非元明諸儒之儔矣。我邦中古信儒道。而自王公以下學焉者亦衆。然如

聖賢道學之義。則尚未嘗知其識也。朱書之來於我邦。數百年之久。讀之者不爲少。而識其發明道學之義。而爲萬世不易之定準者。未聞其人焉。近世山崎敬義先生尊信朱子。得於其書。而博文之富。議論之正。實我邦儒者正派之首倡也。其所著書。行于世。讀者深達其意。則識先生發揮道學進爲之方。而使學者不惑於所從矣。先生祖先播磨國三木莊人也。詳見于家譜。先生自幼穎悟。不比常兒。少年有故。剃髮爲佛徒。二十四五歲時。逃佛而歸於儒。家居於京師。爲諸生講說。舉世稱其英

甘雨亭叢書
才。先生爲人勁特豪邁。性氣極急。自勉教人。惟日孜孜。不敢少懈。其待人也甚嚴厲。粗無徇時好投人情之意矣。門人情業差行。則痛責之而不假。或至絕交焉。明曆戊戌之春。遊于東武。寓於河內守井上正利舍。正利從學有年。後又應會津左中將源正之之招。爲賓師焉。正之卒。營葬既畢。遂辭其嗣君臺餽。退處教授。信從者衆。天和二年壬戌九月十六日。以疾沒。享年六十有五。無嗣子。此先生出處之大畧也。其晚年學之所造。行之所成。則非後學所敢議也。然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。其

中有先生傳。其立文命意。本以誹謗先生爲主。則固非直筆可信者。而言論抑揚之間。陽褒陰貶。輕慢不遜。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。至於紀事之失其實。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。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。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。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。嗟呼可鄙矣哉。且彼於先生。有何怨嫉。而詆毀至此耶。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。明者試取其書。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。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證矣。

或疑敬義先生重任儒道。而又雜信吾邦所謂神道者。

晚年任神道之重。倍於儒道。生存之時。已自號垂加靈社。何其從于正之不純一乎。對曰。宇宙之間。一理而已。固不容有二道矣。儒道正則神道邪。神道正則儒道邪。從於正則離邪。從於邪則離正。豈有兩從之理乎。先生之雜信。吾不識其義也。抑自古有三教一致之論。而朱子極言老佛之非正。則可知儒佛一致之爲妄論矣。我邦有儒神一致之說。而先生尊儒惡佛之深。而其於神道。非惟不以異視。而至於謂我國之道。尤當深尊信之。不知從之。則實異邦人之子。而非其父母之子焉。此學

者所以大疑議而不止也。若夫儒神正邪之決。則附知者之定論。非吾儕所敢質言也。

或又問。昔日親炙於敬義先生者。有言曰。日本自神代以來。有道統之傳。而其傳授秘說。散見于神代卷。中臣綏。及諸家傳記。自儒學盛行。我神道之義。混雜而不明。甚則專從於儒教。信鹿食之徒。背我神國之教。不知尊奉神社者。徃徃有之。夫生于我國。而尊異邦之道。猶不敬其親。而敬他人。忘神明之恩。失君臣之義。不孝不忠。莫過於此矣。盍速改而反其本乎。某謂中庸稱至聖之

德言聲名洋溢乎中國。施及蠻貊。舟車所至。人力所通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墜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故曰配天。以是觀之。天地之間無二道。聖人之教無二法。莫可疑者。而子思豈欺我哉。今乃謂日本自有其道。其教而不資於中國。聖賢大中至正之訓。則天地之間。所謂道者多端。而庶邦各有其教也。然則天竺南蠻。韃靼月氏之夷俗。亦皆謂之道可乎。且尊信神道。如是之重。乃何不取足於此。而又學於異邦之道。以自犯其唯一之訓。習合之戒耶。對曰。據予所見。則吾子之論甚當矣。然吾不知神道又有何深說奧義。則未能斷或人所言之無其理焉。請更泛問之。博識達才之人。可以質其疑已爾。

一學友問敬義先生之出處。予舉其大畧以告之。或又疑問先生信神道之義。此義也。予亦素疑。及于此。而不得其理焉。因錄兩次問答之言。而附于其後。以備異日之講求。此固天下之公論。而非一人之私議矣。何得阿私其所好。避議師門之嫌哉。識者明訂其是非。而歸於義理之至當。使學者無他技之惑。則實

萬世之賜也。元祿庚辰九月十五日識。

序

鬼神集說序

晦菴朱先生說鬼神之義。至矣盡矣。往年撰出於文集語類之中。而為一冊。題曰鬼神集說。以資朋友講習之思議焉。真西山有言曰。鬼神之理。雖非初學者所易窮。然亦須識其名義。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。則天之神曰神。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。地之神曰示。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。顯然示人也。示。古祗字。人之神曰鬼。鬼謂氣之已屈者也。若以鬼神二字言之。則神者氣

之伸。發出。鬼者氣之屈。收回。氣之方伸者屬陽。故為神。氣之屈者屬陰。故為鬼。神者伸也。鬼者歸也。且以人之身論之。生則曰人。死則曰鬼。此生死之大分也。然自其生而言之。則自幼而壯。此氣之伸也。自壯而老。自老而死。此又伸而屈也。自其死而言之。則魂遊魄降。寂無形兆。此氣之屈也。及子孫享祀。以誠感之。則又能來格。此又屈而伸也。姑舉人鬼一端如此。至若造化之鬼神。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。日與電皆火也。月與雨皆水也。此數者合而言之。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。陰陽二氣。流行於天

地之間。萬物賴之以生。賴之以成。此即所謂鬼神也。之氣

伸為神。如春夏長生是也。氣之屈為鬼。如秋冬歛藏是也。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

神。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。殊不知山峙川流。日照

雨潤。雷動風散。乃分明有迹之鬼神。日出為神。入為鬼。雨潤為神。止為鬼。

雷動為神。息為鬼。風散為神。收為鬼。伊川曰。鬼神者造化之迹。又曰。鬼神

天地之功用。橫渠曰。鬼神二氣之良能。凡此皆指陰陽

而言。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。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。又

有言曰。易繫辭曰。精氣為物。遊魂為變。人之生也。精與

氣合而已。精者血之類。是滋養一身者。故屬陰。氣是能

知覺運動者。故屬陽。二者合而為人。精即魄也。目之所

以明。耳之所以聽者。即精之為也。此之謂魄。氣充乎體。

凡人心之能思慮。有知識。身之能舉動。與夫勇決敢為

者。即氣之所為也。此之謂魂。人之少壯也。血氣強。故魂

魄盛。此所謂伸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耗。魂魄亦衰。此所謂

屈也。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。魄降于地以從陰。所謂

各從其類也。魂魄合則生。離則死。故先王制祭享之禮。

使為人子孫者。盡誠致敬。以炳蕭之屬。求之於陽。灌鬯

之屬。求之於陰。求之既至。則魂魄雖離。而可以復合。故

禮記曰。合鬼與神。教之至也。神指魂而言。鬼指魄而言。此所謂屈而伸也。此說尤詳明。能得先生之意者也。因今表章而冠諸集說之首。遂付梓人刻之。以與四方之學者共之云爾。元祿己巳孟春下浣識。

大學全蒙擇言序

文會筆錄曰。自朱註定。而真氏有集義。祝氏有附錄。蔡氏集疏。趙氏纂疏。相繼爲編。而後吳氏集成出焉。陳氏發明。胡氏之通。據集成爲之。倪氏輯釋。萃發明與通者也。劉氏取輯釋及數家之書。著之通義。其後大全成矣。

大全之後。末疏以百數。而蒙引其巨擘也。林氏存疑。王氏便覽。專依蒙引。陳氏淺說。合蒙引存疑者也。夫陸學者流。寇朱註者。置而勿論。若大全。若蒙引。欲發明朱註。而昏塞却甚。此言可謂闢積久之惑。而大賜於後學無窮矣。近時大全蒙引二書。盛行于世。讀者往往以爲朱註之階梯。嗚呼可悲也夫。比日因講大學。省閱二書。掇取其纔足爲按考者爲一冊。名曰大學全蒙擇言。以見二書之無助於講論。而又以警夫迷沒於末疏之固。而不知朱註之妙者也。至於說論孟中庸。則其妄戾尤甚。

所謂昏塞甚之言。豈不信哉。學者宜速辨焉。元祿二年閏正月十日

四書便講序

晦菴朱先生曰。某於大學用工甚多。溫公作通鑑言。臣平生精力。盡在此書。某於大學亦然。又曰。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。中間逐字稱等。不教偏些子。學者將注處。宜子細看。又曰。某舊年讀中庸。沉潛反覆。逐漸得其旨趣。定得今章句一篇。其擺布得來。直恁麼細密。又曰。熹於論孟大學中庸。一生用功。粗有成說。然近日讀之。一

二大節目處。猶有謬誤。不住修削。有時隨手。又覺病生。以此觀之。此豈易事。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。畧看一過。便謂事了。豈不輕說自誤之甚耶。夫以先生之德廣大。才該博。真孔子以來之一人。而其用心之深也如是。集注章句之詳審精密。固其所也。而讀四書者。何得他求哉。然至於門人之所說。實與解註相發。而其意味氣象。可見乎應接之間者。則不可以不考。而語類之爲書。編冊浩穰。記錄異同。其間又或一時有爲。或語之未瑩。且記者之失。未定之說。初學殆不能辨決焉。以故抄謄其

尤易曉者。以備講求之資。若夫全篇周覽之義。則宜謹守先生近思錄後序之所言云。元祿三年閏正月九日序。

道學標的序

孔曾思孟之後。接其道統者。周程張朱也。吾人所學。豈外此而他求乎。俗學者流。不知求道者。固置而無論焉。雖或有稱實學聖賢者。而於道不知所向。則徒局于謹厚拘滯之域耳。亦何足與議於道學哉。今實學聖賢。而欲造其道。則又不可以不識聖賢之要歸矣。因竊畧舉聖賢之言關於此者。以備諸講學用力之標的云。正德壬辰

季夏日識。

王學辨集序

仁義禮智。人之所得乎天之理。而學者之所以學此理者。在知與行。而知屬心。行屬身。明心知而利躬行。利用安身。以養乎其內。則知行相資進之方。而其知之先於行。固不可易也。竊謂天之所以爲天者。理也。而其立之者。陰與陽也。易大傳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又曰。易有太極。是發理氣妙合之義。而無復餘蘊矣。蓋一氣流行無間斷者。天命之全體。而就其無間斷者。而語其分。則輕

清變動。陽而屬知。重濁凝定。陰而屬行。陽根於陰。陰又根於陽。秋冬本於春夏。春夏又本於秋冬。天生而地盛之。陽施而陰受之。則亦知行相資。而有先後之象也。故知行兼備。而與天地同德。聖人之所以生知安行也。致知力行。而求至於聖人。學者之所以困知勉行也。以是觀之。則天地聖人學者。其分雖異。而其皆在知行之二。則初無不同。而大學之格知。以至誠正脩。論語之志學。以至從心。中庸之智仁勇。與博學篤行。孟子之始條理。終條理。與知性知天。存心養性。其序功之不可亂闕者。

乃從上聖賢相傳之旨訣。尤明白也已矣。若夫陸王之學。與此正相反。則實天地聖人之罪人也。有志乎聖學者。何得不辨之哉。豐田信貞嘗編次王學辨。今請冠予一言於篇端。以鏤諸梓。予嘉其衛正距邪之志。聊述所懷云。正德乙未孟春序。

易學啓蒙講義序

古昔伏羲氏憂民用之迷。而畫八卦。文王周公繫彖象之辭。而其方寢備。此易之所以爲卜筮之書也。孔子作十翼。始發揮道理。而卜筮亦不廢。至於程子之易傳。專

擬道理而不取卜筮。則全失易書之本意。而生後生之
疑惑焉。朱子之啓蒙本義。乃依伏羲文王周公占卜之
正意。而易書之精蘊。粲然明白。莫復可疑者矣。嗚呼。朱
子之有功於易書。豈可以言語稱之哉。諸儒論易書之
誤。先於朱子者。朱子已辨之。後於朱子者。薛文靖李退
溪論之。敬義先生朱易衍義。則兼之者也。其餘俗儒曲
學之妄說。固不足論焉。况我邦昧於文字。陋儒之說乎。
夫易陰陽而形而下之器也。故主氣而理在其中矣。此
乃有物有則。理氣妙合之義。而道之全體也。伏羲文王

周公主氣而言卜筮。而理在其中矣。孔子主理而言卜
數。則固非伏羲文王周公之易。而別發一意以教人焉。
朱子有言曰。易本卜筮之書。故先王設官。掌於大卜。而
不列於學校。學校所教。詩書禮樂而已。至孔子乃於其
中。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。而因以識夫吉凶進
退存亡之道。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。與其詞意所
在。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。說祭祀即實是祭祀。征伐昏媾之類。皆然。非譬喻也。故就其間。推
出此理耳。若在今日。則已不得其法。又不曉其詞。而暗
中摸索。妄起私意。竊恐便有聖賢復生。亦未易通。與其

虛費心力於此。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。然大學論孟中庸。又在四者之先。須都理會得透徹。方可畧看易之大指。亦未爲晚。今所論論語。尚爾未通。豈宜遽及此耶。又有言曰。如易之元亨利貞。本來唯是大亨。而利於正。雖有亨。若不正。則那亨亦便不得了。當時文王之意。祇是爲卜筮設。故祇有元亨。更無有不元亨。有利貞。更無不利貞。後來夫子於象。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。又於文言。復以爲言。故後人祇以爲四德。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。易只是爲卜筮而作。故周禮分明言。

大卜掌三易。連山歸藏周易。古人於卜筮之官。立之凡數人。秦去古未遠。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。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。便以爲辱累了易。見夫子說許多道理。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。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。而其教人之道。無不在也。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。把來作四箇說。道理亦自好。故恁地說。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。今若以元者善之長。亨者嘉之會。利者義之和。貞者事之幹。與來卜筮者言。豈不大糊塗了他。要之文王者。自不妨孔子之說。孔子者。自不害文王之說。然

孔子却不是曉文王之意不得。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。此之言實可謂述易書之本道。而關後世之差繆矣。予頃日讀荻濃祐重易學啓蒙講義。喜其用力於易數。而不違朱子之成說。書其卷端如此云。享保丁酉孟春中浣。操筆

於東武寓舍。

靜坐集說序

夫動靜者。天道自然之機。而主乎靜以制其動。則學者脩之之功也。古昔聖賢小學大學之方。居敬窮理之訓。良有以也。老佛之徒。厭動而求靜。固非天道之全矣。俗

儒又初不知主靜之為要。則其所習皆無用之妄動而已。何足謂之學者乎。程朱所謂靜坐。乃學者存心之術。而積德之基也。今欲學聖賢者。不能用力於此。則亦豈有所得於己哉。但靜坐之可慮者。或有流入於坐禪入定之患耳。吾輩能循朱子之明誨。而實用其力。則誠可謂善學者矣。柳川剛義嘗撫朱子之言及於靜坐者。集次為一篇。名曰靜坐集說。以備講習之考索焉。頃請冠予一言於篇首。而刻之於版。予竒其注意乎靜坐之說。輒應其請云。享保丁酉季秋。操筆于東武僑居。

筆記序

王陽明之學。實祖尚陸象山矣。故其所論說。大意與陸子同。而又不自謂學陸子。間去取於陸子之言。常欲出於其右。輒自以爲接孔孟之傳焉。是以辨陸學。則王學亦在其中矣。大家商量集所載朱子辨陸學諸說。尤爲詳備矣。今摘出其最的實切當者。且取大極後論中庸或問所論。附之。以明王學之初。不異乎陸學。而共皆聖賢之教也。吾友詳之。

跋

跋講學鞭策錄

爲學之方。朱先生明之。至矣盡矣。今究其要而舉之。不過敬義兩言。而至於日新之功。上達之效。則全在乎積累習熟而已矣。頃日畧掇其尤確實緊切者。集次爲一編。然學者志不先立焉。則千言萬語。皆無用之贅也耳。尚何學之可議哉。故又冠立志一節於最首。以備乎觀省儆戒之資云。先生嘗有言。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。豈可不自鞭策。吾輩尤所宜致思也。天和癸亥冬至日識。

跋朱子行狀

讀朱子行狀書其後言。學者不學朱子則已。若欲學之。則不可不考於此書也。近時曲學阿世之徒。名曰學朱子。而實則反之。徃徃陷於卑賤污辱之域。而不自知焉。是皆不考乎此書之過。黃氏之功於此乎大矣。讀者其念此。天和癸亥七月五日。把筆于美濃國本巢郡小榑村寓舍。

跋排繹錄

朱子解孟子能言距楊墨之說曰。邪說害正。人人得而攻之。不必聖賢。如春秋之法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不必士師也。聖人救世立法之意。其切如此。若以此意

推之。則不能攻討。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。其為邪說之徒。亂賊之黨可知矣。嗚呼。孟朱之言。如是之嚴且切。而程子又曰。佛老之害。甚於楊墨。則學者之於佛氏也。豈可不痛辨而猛距哉。此予所以敢不自量。集是編以欲與天下後世。植正排邪者共之也。貞享し夏至日識。

跋養子辨

養子辨論尤善。近時吾黨不識此義者。徃徃有之。豈不可慨嘆乎。

跋慕蕪辨

近世有伊藤仁齋者。排朱子之甚。初學不解文字者。或信之。而稱以孔孟正脉。其所著大學定本。語孟字義。中庸發揮。童子問等之數書。論說之差失。文義之違背。固不足深論矣。吾友加藤政發。頻請辨存之。而不置。遂使鈴木正義爲之辨說焉。比日示其草稿於予。復強求一言加於其後。不得固拒。而姑舉其大要言。朱子者孔子以來之一人。而道學正統之大賢也。批議之者。元明以來。迂儒俗學之庸人也。以此按之。則其高下淺深。固可知。而不翅砢砢之與美玉也。何惑之有乎。政發其識

之。享保丙申仲秋書。

書讀書錄抄後

予四十年前。讀讀書錄於攝津國有馬山客舍。今年癸巳。讀於武藏國江戸旅館。方知薛氏之所見。度越於元明諸儒。因抄其所合於鄙見者數十條。以與同志焉。然文清信許魯齋之甚深。則吾大疑之。丘氏之議尤的當矣。此又所不可不知也。正德癸巳孟春日誌。

書永井行達自警文後

享保丁酉之春。一日寂然無人之敲柴扉。妄意頓息。

似心意清。或靜坐窓下。或讀誦聖經。仰嘆舞雩之詠。歸。俯觀萬物之生意。頗若有所得焉。明日察思之。則清者却濁。靜者却動。妄意錯行。依舊昏然。與不學者無以異矣。慚悵迷惑。赧然汗流。因憶朱子嘗言。學者一時偶有所見。其初皆自悅懌。以爲真有所自得矣。及其久也。漸次昏暗沈汨。又久則遂泯滅。而頑然如初。無所睹也。此直方先生所以常警戒吾輩也。夫以一時悅懌。妄意爲有所得。則正易足之病。而實學者之大患也。故書之以備後監云。享保丁酉仲春下浣

永井誠之誌。

省悟甚善。所引朱說尤的切矣。予昔時在京師之日。有此患焉。今見誠之之言。戚戚於心。學者宜深思也。佐藤直方言之。

書稻葉正義文後

心口不相應者。自古之通患也。而近時稱道學之人。中口說聖經。心不存。以下之咎責者。予未見之焉。於吾黨受此責者誰也耶。

雜著

正傳而又可以知聖賢訓教之所本也。予頃讀之。有知吾人之為學。真一場話說也。學者宜猛省焉。天和壬戌冬十一月

筆記

朱子文集九十二曰。嗇於奉而豐於施。厚於義而薄於財。直方謂此乃貴賤用財之法率也。

自行束脩以上。語類曰。古人空手硬不相見。束脩是至不直錢底。羔雁是較直錢底。真宗時。講筵說至此云。聖人教人也要錢。直方謂學者空手而見。則不恭也。教者

要幣之重。又不廉也。二者皆非。而空手生於吝嗇。要幣生於貪得。若夫貴家高祿之人。則其幣之厚。固其所也。梁惠王招孟子。而卑禮厚幣。亦可以見矣。近時求師覺道者。自其初見師時。已無信道之實。而又失隆師之禮焉。何以終業造道之望哉。學者思之。丁酉春書

與山中德剛

丙申四月四日。伴二童子。游山王社。過山中氏舍。會談移時。山中氏語予云。今夕會集市人。而叙孟軻子講焉。予歎云。市店之徒。而講義理之書。可以為奇矣。因言夫

人之爲學也。猶武人之帶劍矣。武人而不帶劍。則不得名之武人也。然其所帶之劍。鉞刀而不利。則與不帶劍者何異。爲學亦然。其所講不本於道義之實。而徒事記誦文詞。則亦猶武人之帶鉞刀。而何益之有矣哉。讀書者宜深思之也。直方操筆於數奇橋山中。氏之寓舍。卒誌與之。

與永井行達

人者天地之子也。天地無一息間斷。而人有放其心。則違天地之道。而爲不肖於其親矣。程子曰。天地設位。而易行乎其中。只是敬也。敬則無間斷。然則學者之不能

進於道。正由不用力於敬也。明矣。程子又曰。君子之學。必日新。日新者日進也。不日新者。必日退。未有不進而退者。今學者欲驗其進不進。全在考之己心也。若不進則日退而已。何造道之望哉。朱子有言曰。人只是此一心。今日是。明日非。不是將不是底。換了是底。今日不好。明日好。不是將好底。換了不好底。只此一心。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。以至千載之前。千載之後。與天地相爲始終。只此一心。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爲工。如此纏繞。皆只是爲人。若實爲己。則須是將己心驗之。

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。便是工夫。程朱之言已如此矣。豈可不用力於此乎。享保丙申季冬二十九日。為永井誠之言。此以勉之。

示學者

紺屋白袴 箕賣笠篋 髮結拈髮 魚商食餒

陰陽忘身 僧徒不信 醫者不療 儒者不行

右八者之業。所為不同。而其歸皆知為人。而不識自為。為專務於外。而忘其身者也。然紺屋箕賣髮結魚商陰陽五者。本以從於人。而為其務。則固莫可咎者。僧徒又

不在咎責之限也。若醫者。雖不知養其軀。而猶有濟人之功焉。至儒者之不行。則失己欺人。侮聖言。誤後學。此其罪之大。全無所逃矣。吁。逐鹿之虞。人不見山。與講書之儒者。不省己。異術同情之事。而其為外馳也甚矣。孟子所謂人病舍其田。而芸人之田。所求於人者重。而所以自任者輕。正謂此也。苟稱有志於聖學者。何可不知其所務哉。一日忽有所感悟。因書以自警。又將傳之同志。相與勉勵。脩省焉。覽者勿以言之涉乎戲謔。附一場之笑媒。而忘終身實功云。貞享三年十一月五日書。

示二三子

吾黨諸生有以學交者焉。有以故交者焉。以學而交者。實道義之友。而終身之交也。以故而交者。則雖日講會而讀書。而非同志之學友矣。昔程張二夫子。會興國寺。而言舊日有底人講此事。此乃可謂同志之學友也。今日學者識得此意。則有望於異日之卓越矣。二三子其思之。正德丙申夏誌。

示二三子

程子曰。窮經將以致用也。世之誦詩者。果能從政而專對乎。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。此學者之大患也。此言學者最所宜深致思也。予以此言。而觀近時之學者。未見有其能致用之人矣。今之從政之徒。例不貴儒者。職此之由也。今稱有志於程朱之學者。於此而無所明見。則何足謂之學者哉。二三子以為如何。正德丙申夏日誌。

示諸生

吾人為學。要有一定之見。不然則終身讀書。而不見有益於其身矣。蓋學者實知其身之為病者。則持養克治之功。豈可一日忘之乎。唯憤憤悠悠。浪費光陰。人欲日

長。病痛日厚。終歸於小人之域。而猶不自知焉。朱子有言。學者看得自家病痛大。則須是這般藥。讀聖賢書。皆要體之於己。每如此。吾輩宜深思之。

書齋壁

天地者人之父母也。人欲者天地之讎也。學者之忘天地。而從人欲也。猶棄父母。而事讎賊也。學者極言養子之非義。而不自知報讐之義。所謂不能三年之喪。而總小功之察者。何可不思乎。

朱子曰。某所得處甚約。只是一兩切要句上。却日夜就

此一兩句上。用意玩味。胸中自是洒落。直方謂朱先生之此言緊切的當。學者宜深思之。得一兩句。喜者之難得。於此可以見矣。直方手記之。以揭書齋壁。

董仲舒惟講畫像贊。應豐田信。真齋作。

漢室聖學掃地。仲舒獨度越倫。正明義理誰及。可惜惟講異真。

勵志

道之廢而不行。猶擔物之捨置地上也。若有其人。出於其時。則任之。而使不永墜地矣。今務聖學者。乃擔夫也。

俗學之徒。則路中之游手耳。何足望道之任乎。朝鮮李
退溪之後。欲負荷此道。吾未聞其人焉。中庸序所謂吾
道之所寄。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。正謂此也。我邦自古
至于今。欲任此道者幾人也邪。二三子有志於聖學矣。
若果有其志。則堅立脊梁骨。可以願學孔孟矣。曾子不
云乎。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。不亦
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豈悠悠徘徊終歲月。與夫游
手浮浪之徒。為伯仲哉。享保丙申冬至日。直方書之。與
鈴木正義野田德勝永井行達

以勵其
志云。

韞藏錄終

古
雨
亭
景
書

至
身
女

三
五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011888006020